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第十六回 雁公子獨闖西羌 鍾相公私奔北直

詞曰：道上櫛風沐雨，途中戴月披星。江湖奔走幾曾停，白髮催殘青鬢。
豪傑隱藏陌路，英雄埋沒風塵。文章休說擲金聲，時未來兮孤冷。
右調（西江月）

剪斷閒言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那文正在街上看了那兩張告示，畫影圖形，捉拿放火鬧莊的大盜，四門設立了弓兵，分利害。思想：「雁羽躲在家中，終非了局，倘若外面知道風聲，他又是欽犯，那時在我家提了去，怎生是好？非但不能救他，倒反害他了。」想了半時，一路行來，早到家中，把御賜的一千兩銀子抬到後堂。夫人、小姐接著，見文爺面帶憂容，夫人便問道：「相公，今日告老，聖上曾問甚麼？未知准與不准？」文正道：「夫人不要說起！下官早朝呈上告老的文章，蒙皇上聖恩，問了幾句，倒也有准本之意。不防那太平侯刁賊上我一本，說目下新修國史，翰院有事；又說我是無老病，何得辭朝？那時天子聽了刁賊的言語，不准告老，賜銀子一千兩，養病供職。下官思想了這一領前程，回常州安享田園，離了這龍潭虎穴，省得是非非。誰知刁賊不允，將來定有一番是非，如何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他只為女兒的婚姻沒有遂願，留存在京，他好慢慢的再來圖謀，倒不可不慮。」小姐在旁又問道：「爹爹，外面可有甚麼別的風聲麼？」文爺道：「多呢！」遂將那兩張告示，並畫影圖形、捉拿放火鬧莊的大盜細細說了一遍，小姐吃了一驚。正是：平地風波三千丈，怎得平安了夙緣？

那小姐、夫人聽了此言，一齊害怕道：「倘露風聲，如何是好？」正在心焦，忽見雁公子入內。見禮已畢，文正致謝前日太平莊相救之情，又命小姐拜謝恩兄。拜見已畢，雁公子道：「小姪在此，終非了局。欲去尋父，又丟不下老母在京。欲在此，又不知老父存亡，果否未決，事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文正道：「賢姪差矣！令堂在京，不過是軟禁，大事無妨，早晚我自去請安問候。等雲太師回來，自然設法相救；但令尊孤軍萬里，出征在外，未知兵敗之後生死存亡，身在何處，依我愚見，賢姪自然是尋父要緊。若尋見令尊老將軍，同心合力報仇，救出家眷才好。」雁公子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如醉方醒，便道：「多蒙老伯指教，小姪明日就去尋父。只是家母在刑部衙中，要求照應。」說罷，不知不覺淚目中滔滔流淚，哭將起來。正是：母子情深，不能割捨。

文正見了，也流淚道：「賢姪休悲，令堂在京，有我照應，只是你要出城，目下四門設兵，張掛著你的影形，倘被人盤問，如何是好？」雁公子道：「待我黃昏時分，一馬衝將出去，倘有兵來，讓我殺他幾個，看他敢也不敢！」小姐在旁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他眾我寡，若被拿住，豈不自送其死？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出去了，有何難處？」文正、雁羽二人聽了，一齊道：「就是如此，好計！好計！」當晚文正備酒餞行，封了一百兩銀子，與雁羽做路費。

次早，雁羽裝扮已畢，裝作大腳丫鬟模樣，坐了小轎，文正夫妻吩咐家人抬了祭禮，備了馬匹，兩乘大轎，後跟四五乘小轎，只說上墳，往城外而來。門兵見是上墳的人，看了一看，又見是文翰林，便不盤查，讓他出去。文正出得城來，好不歡喜。送了二里，過了兩個營房，見是文府上墳，俱不盤問，安然而去。到了無人之處，雁公子方才下了轎，改了裝，帶了弓箭、繡襖、將巾、行李等件，揹在馬上。文正命家人擺開抬盒，楊樹之下，夫妻同把盞餞行，道：「一路保重小心！若有好音，望即寄我。好讓我夫婦放心。」雁羽道：「家母在京，求早晚照應。有信小姪自然寄來。」說罷，彼此流淚。略飲三杯，雁公子便拜別而去。文正看著他上了馬，加三鞭如飛而去。正是：鯨魚脫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回。那雁公子從此往西羌尋父去了。一路上悲悲苦苦，路遠山遙，好不淒涼，下文自有交代。

再表這文正夫婦見雁公子去了，心中悲苦不忍，直望不見他的人影兒，方才回路。不一時回到家中，小姐接著，問了備細，心中悲苦，回上樓暗暗流淚道：「但願蒼天保佑他一路平安，早早見父，成功回來，骨肉團圓，早完奴的姻事。」不表文正之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言那常州鍾府家眷，自從那年鍾御史送家眷回鄉，錢氏夫人帶領公子、小姐來到常州府武進縣東門外離城里，地名丹鳳村，有二百畝良田，小小莊院，三四進草莊房，夫人領了公子、小姐在內居住。教公子讀書賦詩，自己躬治桑麻，終日績紡，倒也安然，只是思想丈夫萬里風塵，不知何日回來，放心不下，終日癡癡呆呆，苦苦惱惱。

那日母子三人無事，在後堂談心。夫人道：「兒呀，我們在家安享田園，倒也罷了，只不知你爹爹在萬里之外，封贈各國，回來還要修造萬里長城，被這奸臣陷害，去了四年，杳無音信，不知那一年才得回來，夫妻相見、骨肉團圓呢？」說罷，淒然淚下。玉環道：「不知爹爹到也未到？這消息只有京中曉得。不知雲太師近日如何？為何這兩年都沒有信來？是何緣故？」夫人道：「女兒有所不知：那雲太師是告老之人，他那裡還管這些閒事？況且你爹爹去後，我這裡也為山遙路遠，不曾差人去京中雲府問候問候。自古道：人在人情在，一年不來往，就疏失了。他那裡不只管有信來，除非我這裡差人去才好。」公子在旁道：「母親差人去，也只討得一人信，也是無益。我想我爹爹此去，萬里長城修造的工程浩大，一時怎得回來？除非是朝內有人保奏本章，聖上差官輪流更替，才得回來，不然，只怕不能回來了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夫人流淚道：「我兒言之差矣！目下刁賊專政當道，他同你父親是仇人，那滿朝文武都是他的狐群狗黨；這件事原是他害的我家有冤沒處喊的，人所共知，誰敢保奏？除非是你一朝得第，那時保奏你父親差不多，外人怎肯饒舌多事？」公子道：「也罷，不若待孩兒悄悄進京，奔雲太師那裡，求他設法相救便了；不然，待孩兒求雲太師指引，面見皇上，親遞御狀，將身替父回來，或者天子見憐准奏，也未可知。不知母親以為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說話好容易！那面君豈是當耍的？如何使容作偌大一個孩童去替父之事？諒雲太師也不敢指引。況刁賊是你對頭，倘若害了性命，那時如何是好？不如在家苦讀，倘若一舉成名，就有出頭之日了。」公子只得在家攻書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正逢學院案臨江蘇科、歲兩考之事。先是蘇、鬆、常、鎮四府的生員人等應考，那些在學之人，一聞此信，都紛紛收拾到那應考。鍾山玉歡喜，入堂稟告夫人，要去應考。夫人依允。公子遂進縣報名，由府、縣兩考高高取中，到院試之期，公子收拾進場。真是文章錦繡，遂入了武進縣學。報到家中，夫人心中好不歡喜，賞了報錄人等。不日公子回家祭祖，夫人治家宴，母子三人，天倫之樂。飲酒中間，夫人不覺流淚，向公子說道：「若是你爹爹在家，也讓他心中歡喜歡喜，可憐他風塵萬里，音信全無，不知何日方能團聚？」說完，放聲大哭。母子三人，哭在一處，連左右丫鬟無不下淚。哭了半時，公子含悲止淚說道：「母親，不若等孩兒悄悄進京，一者訪訪信息，那京城內是時時有邊報的，二者看看雲太師近日如何，也好求他謀為相救；三者倘皇天開眼，孩兒求得一官半職，也好討個出頭之日。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兒一片言語，雖說得有理，但是你年紀幼小，又不曾出過門，一路上千里遙遙，為娘的怎生放心得下？況且你上無兄、下無弟，膝下無人侍奉，如何去得？」公子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孩兒自然小心無事，一到京中，便寄信來家便了。膝下有妹子侍奉，母親放心，孩兒是一定要去的。」夫人再三不肯，公子不依。夫人拗地不過，只得叫蒼頭鍾安備了馬匹、行李，當晚治酒進行。母子三人不忍分離，哭在一處。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一路上須要小心謹慎，饑渴飲食，寒暑當心，一到京中，便寫信寄來要緊，不要使老母掛念。」公子哭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曉得。求母親放心，不要憂慮，苦壞了身子，無人侍奉照應。」轉身向玉環小姐道：「賢妹，愚兄去後。母親在家全要你早晚侍奉，小心勸解。愚兄此去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一定回來，不要掛念。」小姐道：「愚妹曉得，不勞哥哥吩咐。只見哥哥千萬珍重，愚妹只得心送哥哥，神馳左右而已。務要早寄信來才好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母子三人說說談談，夫人只是流淚悲苦。正是：人間萬般愁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一宵晚景已過。次日五更，夫人起來，吩咐家人備了早膳，收拾了衣巾、行李、路費。公子入內見了母親，拜了四拜，兄妹又拜了兩拜，拜罷，三人抱頭痛哭，哭了一場。夫人哽咽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只叫公子吃早飯，好動身。公子勉強吃了半碗飯，備好了馬匹，係好了肚帶，揹上行李，拉出中門。公子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去了。」夫人點頭說道：「娘於此時心神已亂，胸中雖有千

言，口內難道一語，我兒小心保重去罷。」不覺同小姐一起哭將起來了。公子見這般光景，硬著心腸，忍悲含淚道：「不要悲苦，孩兒是去了。」遂上了馬，帶了蒼頭鍾安出門而去。正是：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鍾老夫人見公子去了，心如刀絞，兩淚交流，硬咽悲泣，和小姐回後堂，足足哭了半日。幸有小姐忍住哭，在旁解勸道：「母親過於悲傷，或恐壞了身子，做兒的年幼無知，家中又無多人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慇懃解勸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言鍾山玉離了家門，一路上如醉如癡，□分悲苦，兩下耽憂：一頭憂的是家中母親年高，無人侍奉，妹子年小，無人照應門戶；一頭憂的是自小未曾出過門，那京城之內，不知何日方到？坐在馬上回頭一望，只見夕陽古道，衰柳寒鴉，一片淒涼景況，觸目傷心。不覺一陣心酸，二目一暈，大叫一聲：「苦死我也！」兩腿一鬆，跌下馬來。蒼頭連忙來救。

不知死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